



春秋卷第四

張洽集傳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註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譏畫物故書○程氏傳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

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畫焚其

地見其廣之甚也

胡氏曰在禮天子不合國諸侯不

宿皆愛物之意推此心以及物故至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杜氏註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劉氏傳此同時其

特言之何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者也杜氏云不

自行○泰山孫氏曰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生名惡

之大者也桓大逆之人諸侯皆得殺之穀伯綏鄧侯

吾離不能致討反交臂而來朝故生而名之也曰胡氏

侯相繼朝桓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

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程氏

傳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

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

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邾人莒人牟人來朝何

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所以成物王者繼天則有賞陰居春秋以肅殺為事

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

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而立猶有望也

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去

秋冬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曰恒弑君夫子沐

猶而請討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而立

矣故七年去秋冬以見諸侯不復能修其職也其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杜氏註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

續也胡氏傳按大司馬烝以仲冬今魯烝以春正月

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陸氏纂例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于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春正月丞相則夏之仲冬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即夏○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高郵孫氏曰不書祭之名而謂之卒于垂士午猶釋失禮者猶釋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已卯烝丁丑烝之類是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註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孔氏曰此年及十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乃家父刺幽王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亦或世字叔如趙○程氏傳魯桓公弒立氏世稱孟智火世稱伯也未嘗朝覲而王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傳下聘弒

賤何也既名家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重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臯陶虞歌以元首股肱為喻而無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燭仲子錫桓命則宰也書名于前而王不稱天於後聘桓公錫桓命則宰也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亟也亟則躋躋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躋○程氏傳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共鬻亂甚矣○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立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

義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賬

秋伐邾

呂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程氏傳建酉之月未霜而

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遂繼事

之詞也○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

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

矣何氏註昏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

魯往逆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天下○穀梁傳不

更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註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也○公羊傳其辭

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于子雖為

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

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劉氏傳自歸者言之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不敢處也意林曰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取子進退各有所宜而

不相悖也公卿謀之龜策諷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見宗廟也未親君子也未覲群臣也則不敢以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正直之道王化之本也

唯王后書胡氏通行曰王后歸于京師過我則書來告則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食亦尺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

正矣孔氏曰大子不合稱朝攝行又事故稱朝也○意林曰古者為人子三賜不及車馬立不中門

坐不主與享食不為樂祭祀不為尸不敢乘父之車衣其衣所以示民有尊也如之何其以諸侯朝哉此後世之所以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多子姆也

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已曹伯使朝之命則父與魯

皆免識是○常山劉氏曰九年冬射姑來朝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

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也交識之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魯桓當以滕子穀
綏鄧吾離之例推之而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
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
王則人道滅矣○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何也十者
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固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
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
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
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註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
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穀梁傳弗內詞也劉氏傳不者正詞也弗者違詞

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趙氏曰書弗遇者罪衛侯之無信

○呂氏曰公與衛侯為會而衛侯弗至其無信可知
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明○程氏傳來戰于郎三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國為主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為不少矣而未嘗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于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我則有詞彼及悖道從以興戎故特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劉氏意林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劉氏傳戰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何以不言恥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胡氏傳盟會皆君臣

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辭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糊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釐突之際其禍惜矣亂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後

世則而象之至于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

左氏傳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

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賤之也○劉氏傳曷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泰山孫氏曰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命大夫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程氏傳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胡氏傳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

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
鄭者正厲公之不當立也○穀梁傳歸易辭也祭仲
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
祭仲也范氏註傳例曰歸為善此傳曰歸易辭也然則歸有二義不皆善矣突篡兄之位制命權臣則歸無善○劉氏傳其曰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
之為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
廢正以立亂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
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
辭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
之挈也交惡之意林曰鄭突內因強臣之力曹赤外援我秋之眾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

有不仁之心姦黜之才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
不明專治赤則我則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
施之所以絕禍○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
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大
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
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事
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
也今乃至于是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
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
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
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于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

之分云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于下而字其臣于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宗彊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唯可與權者其知之矣鄭忽出奔衛

程氏傳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劉氏傳此鄭子也何以名賤曷為賤忽不予也忽不予者何遠君子近小人不與賢者圖事權臣擅命放乎五

世亂鄭者忽失為子之道也

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之不容於齊至于見逐

欲固其位者必倚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詐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蓋以侵削他日子產相馬馳辭執禮以當晉楚卒莫其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于為善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杜氏註柔魯大夫未賜諡者

○杜氏註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蘇氏曰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纂

例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

言特者明更有公侯則不兼大夫也

夫也言公侯者可以會子男也

○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

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

也曰屢盟而長亂教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弗削於
以見屢盟而卒叛教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

杜氏註夫鍾邠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杜氏註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蛇

杞公穀並作紀
曲池公羊作殿

杜氏註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

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人伐
杞自是遂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註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北燕伯款出奔
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

言北燕則亦有南燕也杜氏于此解燕人為南燕大
夫蓋北燕限于山戎自莊公二十八年齊桓公伐山
戎之後始為燕開路得通中國是于此穀丘之盟燕
燕猶為山戎所隔未能自通則杜氏以燕為南北是

也穀丘宋地○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

于句瀆之丘

杜氏云即穀丘也宋以厲公立故
多責賂于鄭鄭人不堪故不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註厲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虛

公羊
作鄭

杜氏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註龜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虛冬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傳見下文○杜氏註武父鄭地○呂氏曰此年
盡盟會之數如此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
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君子
有意于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之

意乎

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竭伯統未興諸侯曰擅無
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

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
樂征伐實于桓文故伯統興起無復此亂諸侯有所
一矣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美文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以伐
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蘇氏傳宋多責賂於
鄭公三為會而平之宋公不可故與鄭師伐宋伐而
言戰伐而又戰也不言及宋人戰何也以國地則及

宋人戰可知○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
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
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固可伐矣然取賂
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
而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自不以亂治
十亂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
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孔氏曰此既書伐又書戰者以見宋之無信魯聲其罪而伐之彼不服罪而反與我戰所以深責之也

愚按胡氏之言固得之矣孔氏之釋亦不可以不
考也此其書戰于宋者莫適為主兩皆有罪之詞

使春秋而專罪魯則嘗宋人戰于宋專罪宋

則書法又必有變于此者今欲見二國無以相尚
故以戰于宋書然此役則宋公御孽子而厚責其
賂數從魯盟會而隨壞其成其所以致兵則宋公
之罪為多故首書及鄭師伐宋以見魯鄭之有辭
焉
劉氏傳孰及之公也戰者曷為或言公或不言公戰
而勝則言公言敗戰而不勝則不言公不言敗戰而
敵則言公而不言敗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杜氏註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胡氏

曰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据事直書年月其存而惡自見也○趙子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常山劉氏曰會者外為主主在紀侯也之淺深也

○穀梁傳其不地於紀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蓋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胡氏傳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主是戰何也彼為無道加兵于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

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之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劉氏傳葬自內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

忘親胡氏曰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并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

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冰堅無冰者溫也

胡氏傳幽風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周

官凌人之職頒冰于夏藏之周用之徧亦理天地陰

陽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

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

而書法若此察于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筆削損益以成大法豈其

曰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

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程氏曰使來盟前定矣與高于不同○趙子曰盟

彼欲之也

欲之故來此與不書其誰敵者也盟者位

敵無簡辭也

若書內盟者又須書來者則詞煩也○

盟于他國皆

盟其君也

愚按既書來盟則或君或大夫與之盟皆不可得而詳此年鄭語以為敵者與盟可也僖公豈能使大夫與高子盟哉春秋書來盟者所以紀其要言以為信耳其或解怨或結黨則隨事而見得失焉敵與不敵春秋既不以文明之不足深辨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會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

○胡氏傳春秋之兄弟例以字書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案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

記災也胡氏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案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

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于工築而民不怨勞與要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爾譏嘗也○穀

梁傳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用火

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

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

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

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

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泰山孫氏曰嘗秋

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言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桓之不恭甚矣胡

曰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于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胡氏曰師而曰以能用之

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于齊乃○穀梁傳以者不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

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謂本非所

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得用其師輕民也○胡氏傳列國之兵有制皆

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

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

門之椽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微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

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祖賦所入足以充

費不至于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于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于求購求金求車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然唯恐不足未至于篡弒奪攘則不厭矣見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供不至于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求車與求購

求金義同蓋命使以須之耳而特書曰求所以見王室之微著諸侯之罪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註桓王也襄陵許氏曰桓紹文勝之樊不反其實而欲詐讓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

禮以兵從之至于覆敗不暇而王之威靈盡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之也○陸氏

曰淳聞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杜氏曰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盜賊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程氏傳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蘇氏曰忽嘗為君矣其出也稱鄭忽其復歸也稱世子何也也於其出言其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唯世子也念是無足以歸者矣○劉氏意林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以謂忽雖失道因君

之世子矣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姦臣○繼矣故正其名子之繼世深惡亂臣賊子之意也○

劉氏傳曷為或言復歸或不言復歸復歸有二道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何以可言復大夫何以不可言復諸侯世國故可以復大夫不世官故不可以復諸侯之言復者位未絕復可也大夫之言復者位絕矣復不可也諸侯位未絕歸而不言復已絕者也大夫位已絕入而不言復未絕者也忽之為可復奈何忽正也意林曰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舉也以其世也故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其竊取之意也○高郵孫氏曰忽雖未善比之不善有甚于此者不得不少進以見彼

之惡也忍之得稱世子復歸非以其德而見許也蓋亦突之不正爾

許叔入于許

杜氏註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註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而進無王命退非又授故不書歸同之○啖氏曰字之善興復也言入志非其正也○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以竊入于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正義于天王或求直于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罪亦

可見矣因亂竊入故難

胡氏曰入者難辭也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註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今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胡氏傳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杜氏註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縣○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中無字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馬使昭

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
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七年高渠彌弒昭

公而立公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祭仲逆鄭子于

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其二

子而納厲公○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

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

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

政不能制鄭突使析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

故君子略夫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胡氏曰夫制邑之死號君

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冥子元馬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軟

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弃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直

三都以張公室于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于以明君重取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于禮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杜氏註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左氏傳會于袤

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地而後伐

疑辭也非其疑也○胡氏傳昭公之與突是非邪正

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國復歸于鄭日

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才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

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于輔正

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于為義而

果于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氏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氏註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呂氏曰會

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

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

以見當時之亂無復禮文也胡氏傳王制諸侯之爵

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皆為升降

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程氏傳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嘗伐之既出也

突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也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意而然哉春秋之世裁逆公行固有自而然蓋以正結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苟故利其亂而幸其危貪其賄則黨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以見其故自突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焉賄也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氏傳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于鄭突也○孫氏曰助篡奪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

啖氏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稱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葦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

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譏稱取國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註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任氏曰公十三年會紀侯敗齊師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前憾乎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越左氏經作公會

杜氏註越魯地○左氏傳尋蔓之盟也蔓盟在隱元年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不書夏

關文

杜氏註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于
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穀梁傳內諱敗
舉其可道者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
于蔡蔡人嘉之也○何氏註蔡侯封人無子蔡季當
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反歸

奔喪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劉氏傳蔡季者蔡侯

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

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

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通而

不偏者也其言自陳何陳有力焉爾意林曰蔡季之

之弟鉞無以異鉞以富懼誅季以賢見疑供不安其

身而季為顯矣晉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

稱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以遂

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春秋不貴是皆不明于權

者也明于權者莫如法舜舜之事舜瞽小杖則受大

杖則走故曰烝烝人不格姦使中生衛伋深見輕重

其父兄于不義之名豈不益賢乎

蔡桓侯

已葬蔡桓侯

蔡桓侯

已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曰按史記世本左氏蔡之諸君皆謚為侯
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
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啖氏曰其稱侯蓋蔡

此言凡諸侯請謚于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
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紀傳皆因本爵春秋諸
侯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也○劉氏傳莫者稱公此其
之以明其不請命于王也

稱爵何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
以非禮稱爵者誅之于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誅之于

天子者也賤不誅貴幼不誅長天子崩誅于郊諸侯

薨誅于王大夫卒誅于君意林曰諸侯之國亦多矣
莫有能正死生之禮者桓
侯之賢又未有聞于春秋吾以此考之蔡季請之可
知矣人亦有多愛其君者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

行之此賢者所以異于眾人也○胡氏傳或曰莫未
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
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于路使門人為臣子
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詐欺欺天子疾于路使門人為臣子
曰吾得正而加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于正人子不
以非所得而加之于志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
加之于君是為志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
以為禮哉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生而稱公
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
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欲以正其
終也其王訓
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註邾宋爭強魯
從宋志背趙之盟○襄陵許氏曰

正月與齊為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為趙之
盟而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范氏註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胡氏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于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子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丁自立見執于晉而曹人請之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于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所不得赦也又據桓

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于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于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杜氏註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

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
以告蘇氏傳濼之會公實與姜氏行其不言公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夫人不會也○劉

氏傳何以不言及夫人仇也猶曰正夫正婦之相與
云爾○胡氏傳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為

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

順承為事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意林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以伉言之微而顯志而悔之意也公子遂季孫行父如齊則以起于亦之弒季孫斯仲孫何忌如

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稱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于微除禍于早之情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

車公羊傳夫人諧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馬擗幹而殺之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乘修舊好

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

人殺彭生○杜氏註不言弒諱之也○胡氏傳魯君

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

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

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于齊其致痛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杞外則何以

書葬君子辭也

何氏註時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讎而

不復責○穀梁傳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胡氏曰夫桓公之讎在齊

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將葬方作謚若只言桓公則恐涉他國君故明

言我君以舉其臣子之敬詞也若不然則詞新加之謚也

春秋卷第四

春秋卷第五

張洽集傳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

或曰莊公嫡長其為

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于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為國儲君副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于王為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諷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氏註魯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貴之放出奔○公羊

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左氏傳不稱

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

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

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恩至恩此國論之所難

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

有繼母殺其夫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

季彥曰文姜與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

親禮也未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

冠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于春

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穀梁傳人之于天也以

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絕

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

夏單伯逆王姬左氏逆作

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穀梁曰

故不逆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

名也

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

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何氏曰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

行君臣之義則廢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

血脉之屬宜為父道所適敵休者主之穀梁傳

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其義不可受

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

其義固不可受也○臨江劉氏曰單伯者何附庸之

君周禮所謂孤也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公

之孤四命此皆人君也有不生名之義故附庸稱字

矣周禮有孤無附庸魯頌有附庸無孤附庸即孤孤

即附庸附于大國故謂之附庸南面稱孤故謂之孤

其實一也○胡氏傳忘親釋怨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于宗

廟以俟迎者故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也於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

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之為正何也仇

雝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劉

權衡穀梁以謂變之正本自當以仇雝不受命此乃春秋

可以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何謂變之正止者也非

訊其捨夫卹小以謂未盡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于禮者之

謂可為而不為以傷禮害義者也若莊麗澤呂氏曰

公者可謂變于邪矣未見變于正也魯之於齊統之而不與主婚義也而莊公外畏齊之

強而不敢絕內畏清議而不敢與其君臣之間謀為

兩不相妨之計故欲築之於外也夫不知其不共戴

天之雝不可與者猶不足責也既知之而求所以委

曲回互則亦終于此而已矣父子之親天屬之恩莊

公雝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如手足之必

扞頭自安可委曲安排而使之兩不相妨哉○陸氏

微旨言築之為宜不若辭之為正也故君子貴端本

也○泰山孫氏曰魯主王姬非一也王姬之館固有

常處此言築王姬之館于外者知齊雝不可接婚姻

也知齊雝不可接婚姻故築王姬之館于外與其築

之于外不若辭而勿主也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此公之惡從可見矣○胡氏傳春秋于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杜氏註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褒

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蘇氏曰錫命者命之以策也衛

襄公之沒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涉恪在陸戎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圍亞圍也陸

氏纂例趙氏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讀三綱也微言

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示貶也○劉氏意林王者之義必統法天天道予善奪惡而無私者也今桓公篡君取國而王不能計及追命之比無天法甚矣其失非小過小惡也與莫成風引之為夫人使妾並后無以異故其文施之春秋所刺譏于王亦多矣皆其謂之無天獨至于錫桓公命會葬成風而以無天責之者王者之位至貴也至重也至大也不尸小事不任小義求可以小失貶也今匡弒君妾僭嫡而王尊禮之則王義廢人倫滅矣不可以不深貶

王姬歸于齊

胡氏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

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

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

釋怨之罪著矣○趙氏曰凡外女歸皆以非常乃書

齊師遷紀鄆部部

杜氏註齊破滅紀故從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鄆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部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胡氏傳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已屬也○常山劉氏曰遷者迫逐而遷之以為已屬也不曰滅者時未滅也凡書遷者皆自是而滅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氏註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

庶兄○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

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劉氏權衡公羊謂於餘丘邾婁

邑非也公羊見邑不繫國若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辯疑啖子曰按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

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曰夷國也以為

夷國似是也於發語辭若曰於越然○襄陵許氏傳

當莊公之初魯未有以勝齊則當休兵息民高德修

政以俟有間今舍堂堂之讎國弗圖而用師伐於餘

丘有以知莊公之無志○胡氏傳按二傳於餘丘邾

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

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
於餘立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
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
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
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
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寯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
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反視而叔仲
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
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

我主之也

杜氏曰魯為之主比之內女○孔氏疏檀弓曰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

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姨○泰山孫氏曰莊公忘父之

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

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公羊作郚後同

左氏傳書姦也○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

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云爾○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左氏傳疾之也任氏曰衛侯朔得罪天子出奔于齊齊侯當執又為之興師以內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疾之也疾溺所以疾莊公也○公羊傳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于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穀梁傳鄒紀之邑也杜氏註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者以鄒事齊也○公羊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左氏傳紀于是乎始

判○胡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強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

滑公穀作即

杜氏註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厲公在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傳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穀梁傳饗甚矣○杜氏註祝丘魯地○陸氏微旨曰

參譏之也公夫人齊侯皆失正也○呂氏曰前此嘗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其可不戒慎于始而防閑其微哉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其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

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

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尊與

已同則為之服大功九月其適大夫則不書卒

○泰山孫氏曰為夏紀侯大

去其國六月齊侯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過于垂

襄陵許氏傳齊與陳鄭過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蘇氏傳鄭伯鄭子儀也桓十五年五月書鄭伯突出奔蔡鄭公子忽復歸于鄭九月書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而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過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矣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儀之君鄭十有四年剽之君衛十有一年皆既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書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也以篡衍之出也以惡儀剽雖

國人之所立而突行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
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而已君子不幸而處于
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胡氏通旨蘇
子由以莊公
四年鄭伯會于垂為子儀而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其
說辯其理通善發春秋之意者然而鄭伯實厲公終
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惟不沒其實故出奔
蔡入于櫟會于垂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故歸于鄭
出奔蔡入于櫟皆書其名春秋于世
子忽猶不書爵而況子儀之微者乎

紀侯大去其國

左氏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程子曰紀侯大名也國君死社稷雖死
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

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
杜氏註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
不言奔○任氏曰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
辭也○胡氏傳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
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
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
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
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媿
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
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曰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乎
陸氏微音齊侯恃其強大并人之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穀作部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界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則怨不釋刺釋怨也○

公羊傳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讎于讎者將壹讎而已矣故擇其重者而讎焉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

胡氏傳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樂下主乎已一為乾互其事上

注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讎而已讎

夏者無特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讎不可勝讎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氏曰言齊師則齊侯在焉○胡氏傳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師者眾多之地

秋邾郚來朝

邾公羊作倪郚公穀作郚纂例不載郚字之異

杜氏註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郚城郚來名

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為小邾子

公羊傳云邾之

上世出于邾國史又頗有功于周別封其子友為附庸居邾友生慶慶生郚來

○公羊傳

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以其

名通也

劉氏傳未成國謂之倪既成國謂之小邾

○常山劉氏曰夷狄附

庸例書名

泰山孫氏曰名者以其地微陋其禮不足也

邾郚來能修朝禮

故書曰朝其後數從中國之會王命以為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若介葛盧白狄唯以夷禮不能成朝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傳納惠公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

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

也程氏傳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正月公穀作三月

左氏傳王人救衛○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范氏註云名當為字誤爾○

劉氏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字也曷為字貴

之也曷為貴之以其任之重貴之也任之重則曷為

貴之諸侯亂命納衛侯朔君子由子突見一正焉胡氏

傳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訊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

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順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

有請從如祝冊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

也君子行法以俟命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

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

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詞也○程氏傳朔

搆其兄而使至于死其罪大矣然又立之諸侯莫得

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胡氏

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猶其勢宜無難者矣

而書入者逆主命也春秋大義在于正取國未之貴也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

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秋公至自伐衛

氏傳去年冬伐今年秋歸逆命殛惡老師三時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公穀作寶武夷胡氏曰按書稱遂伐三股俘厥寶玉則知俘者正文也寶

者釋詞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胡氏傳言齊歸衛寶即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時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正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勤于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子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

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齊志也

杜氏註防魯地遠至魯地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殺梁作昔隕公羊作霄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

恒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

無雲日光不以昏沒

○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劉氏傳如雨

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言衆多不可為數也○范氏註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劉向曰隕者象

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霸
統方起之祥也○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
之極也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于亂先王之道
不復行于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于生民
矣變異之極豈徒然哉

秋大水

高郵孫氏曰按大者非常之辭非常而為災故書也
無麥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杜氏註今五月周之秋平地

水出漂 熟麥及五稼之苗

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
苗秀曰禾是時苗微麥

強俱過
水災也

○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
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
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註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胡氏傳一歲而再
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深之明
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傳次止也俟持也○杜氏註期共伐鄭陳蔡不
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孔疏云賈逵及說穀梁者皆
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

於魯竟絕路遠未嘗搆怨何因伐魯又侯者相須○
 同行之詞非房冠禦敵之稱故杜云期共伐邾也○
 武夷胡氏傳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
 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
 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侯而次者
 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其曰
 次曰侯者深貶之也○常山劉氏傳諸侯非王命不
 出竟而莊公弃社稷委人民出次于外豈理也哉至
 於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非王命遷延
 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法春秋之義謹嚴如此

甲午治兵治公羊
作祠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劉氏
 傳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胡氏傳侯而不至
 暴師露眾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
 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邾公羊
作成
 左氏傳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
 師公曰不可秋師還○劉氏傳邾者何國也降者何
 降之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
 者也未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
 也○常山劉氏傳春秋之世諸侯用師眾矣未有所

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年之師尤為非義上既不稟天王之命復無故而興師自正月久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復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邠邠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夏姓勦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以見其惡

秋師還

胡氏傳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邠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者

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為重今之不稱公入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邠而邠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為重矣義繫于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以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

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十二月齊侯曰于貝
丘仄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
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沐曰非君也不類見
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胡氏傳無知曷
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于僖
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
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之母弟也私其同
母異于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
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于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
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尊並

行而不相悖故克親九族必光明俊德而後九族睦
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
屬而不急于尊賢使為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
弑之禍矣按左氏徒人費石之紛如皆死是能死節
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
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
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
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
朋鮑叔皆沉于下察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
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踈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

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
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
户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
與自經濟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
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雍廩殺無知○劉氏傳雍廩殺之則其稱人
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胡氏傳弑君之賊人人之
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者眾詞也無知不稱君
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公穀作登

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春秋之義明尊卑定內外

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外大夫不可以敵公今盟納子齊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

糾也○陸氏纂例趙子曰納雖人之子自損禮而盟

大夫故書公○杜氏註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既魯

地○劉氏意林公伐齊納糾仲尼正天下之大義明

德怨之處以謂德不可報怨設之說其理則去王遠

矣故怨莫甚乎父母之仇德莫重乎君國子民豈可

相貿易哉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公羊穀梁作納糾左氏作納子糾按正義左氏

舊本亦有
作糾糾者

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
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
來奔桓公自莒先入范氏註春秋于內公子為大夫
者乃錄其奔重非適嗣官非大
夫皆事例所畧故○杜氏註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
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胡氏
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
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
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

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殺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
弟以反國是糾幼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
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
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桓為徒義
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召忽死于
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瀆瀆而莫
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

傳來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
杜氏註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
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
流旱則竭故曰乾時○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
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陸氏纂例趙子曰內
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胡氏傳何以
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
其國家不為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賊若復
讎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
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

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賊其忘親釋怨之罪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
立也此書糾殺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
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
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
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
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
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
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論語子路曰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
 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
 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伊川程氏解曰子
 路以不死為不仁故相對而言謂不死之不仁未如
 以九合之為仁也九合仁之功也謂管仲為仁人則
 不可也仲之于子糾所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也桓
 公兄也子糾弟也

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時相去尚近當知之

仲私其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
 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知輔
 之以爭為不義將自勉而期後功亦可也故聖人稱
 其功而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
 莫之知也匹夫匹婦執信知有死而已所謂莫之知
 也者不復能知權其輕重有可以無死之義也考之
 春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
 也書曰公伐齊左氏誤多子字納糾後齊書人取子
 糾言子者蓋罪齊人也已盟立之而又殺之也齊人
 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覆而背之爾若使桓弟

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公乃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冬浚洙

杜氏註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為齊備○公羊傳曷為深之畏齊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况洙乎書浚洙見勞民于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氏註長勺魯地○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

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不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

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

權衡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云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人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鼓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

用乎要是傳所据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耳不足以為据○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

穀梁傳乃深其怨于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也

○纂例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

其國家以往者也襄陵許氏傳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

未盡亡也至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陸氏纂例啖子曰凡言遷者

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

為附庸也公羊云遷人者非其意也此說是也如邢

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強遷皆

猶為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

都而已非為附庸也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此說是也
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其惡著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註乘丘魯地○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

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謂擊之公弗許

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

乘丘齊師乃還○劉氏傳此次也其言敗何諷之也

三何謂諷之齊師宋師次于郎未知其伐我與伐人與

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犯之大敗宋師次者不以義

敗者不以道交譏之意林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闢

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恟疑憂恐出奇計
詐謀以自蔽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

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蓋君子貴道德而賤功利上
禮讓而鄙爭奪魯人誠能不用詐謀推忠信奉辭令

雖以膏未整齊師齊宋去矣其所以弭志止亂

安國便民不亦益堅且久耶偷得一時之勝而忘長
世之慮此小人釁于勇嗇於禍之咎非君子之道○

襄陵許氏傳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
不得志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穀梁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

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

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初見于經左氏載楚事始于桓二年蔡

鄭懼楚為鄧之會六年侵隨盟之楚實始大九年敗鄧鄧十一年敗鄧盟貳軫十三年為羅與盧戎所敗莊四年楚武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此始侵伐中國

楚則曷為謂之荆荆者其自名也楚者中國名之者也其不曰荆子何也夷狄之夷狄之者何有君有大

夫中國也夷狄無君無大夫夷狄云而已矣吳楚徐越以國稱君以人稱大夫畧之也曷為畧之有王者

則後至無王者則先叛其禮與其號不可以通乎天下

有意林論者以吳楚徐越為秋乎不然也吳楚徐越有狄之名無狄之情聖人者謹絕人吳太伯之後

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母皆有元德顛功逆乎周室矣與中國冠帶之君

一矣以異徐始稱王楚始稱王吳越同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名也故夷狄之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

上之可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束也此聖人謹絕人也庠序之間不率教者左

移之右右移之左尚不變則移之鄉尚不變則屏之四夷及其屏之四夷也天子編素為之不舉樂吾以此知之王者亦謹絕人也

杜氏曰荆楚本號後改為楚

○纂例趙子曰不曰獲見其戰之不力敗而不奔也言楚之易所以云以蔡

侯也○常山劉氏傳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而以之歸也責其不死位又無興復

之志言其君位已絕故以匹夫名之也○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

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陸氏纂例趙氏曰十月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左氏傳齊侯之
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冬齊師滅譚胡氏曰若譚子者責其失事○趙子曰

凡覆邦絕祀曰滅其惡著矣○公羊傳何以不言出

國已滅矣無所出也○纂例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

者罪來滅者楚子滅蕭衛侯燬言力屈而死故也凡

書滅又有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

也諸侯失地則書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

滅罪已昭矣胡氏曰書辭者已無取滅之罪為橫逆

爾矣其義緣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故奔者不

名以示等差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罪重于奔
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楚滅頓
詳歸楚滅胡以胡奔所以不名者位或未絕也以歸
者位必絕矣國滅而君奔者四其三不書名唯徐子
章禹書名傳以服吳後乃奔楚故依以歸例書名以
罪之隨之以歸者皆名之變子不名變例也註言不
復為人也○胡氏曰春秋之法雖在于抑強扶弱又責弱者
之不能自強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杜氏註鄆魯地○左氏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
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
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
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秋宋大水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梁威若
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
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淳焉
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山稱孤禮也言懼
而名禮其庶乎○劉氏傳此宋大水也何以書弔焉

爾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

弔災則書之

意林異者又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
異至則內自首而已耳非所待于外也

不當告者告為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
也諸侯於四鄰回有邛病救急之義是所待于外也
不可不弔弔為得禮得禮則書由此觀之凡物不當
待于外者已不可不內自竭也其當待于外者人亦
不可不勉趨之也此一天下之道也○胡氏曰凡外
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
也諸侯于四鄰有邛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
可以不弔故四國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
也○胡氏傳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

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氏傳齊侯來逆共姬○泰山孫氏曰群公受命主

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

高郵孫氏曰元年之書王姬莊公之父新見殺創巨痛深之際于仇讎者之婚

也而使入逆之築館待之故詳書之以重其罪于此王姬之歸非無逆之者然不書于經者仇讎之人也

易世于其子孫之婚但擇其重者書之耳○胡氏傳按周制王姬嫁于諸

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

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

不異乎曰陽倡陰和夫先婦從天理也迷天理訓後

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

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之二女而其書

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

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敬尊君

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

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

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

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

於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

知春秋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公羊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

歸于叔爾○胡氏傳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鄆歸奉其

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未歸之義紀既止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夾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也何忍弃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紀侯去國而死叔姬因紀季自定于齊而歸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

穀梁傳宋萬宋之早者也早者以國氏

襄陵許氏傳春秋之法與

時偕行莊公以前自衛州吁至于宋萬弑君之賊皆貶其氏蓋是時大夫有氏有不氏也故貶其氏不與其貴也自霸統變正大夫無不氏者則氏輕輕則去之不足以誅元惡雖弑君之賊亦以氏書矣

○

左氏傳乘立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欵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繫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

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
矣其不畏強禦奈何宋萬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
弑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擻仇牧碎其首齒著乎
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胡氏傳君弑而大夫
死于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于弑君之難
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
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于事也亦
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
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
審事物之輕重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

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
惠伯亦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
忽死于子糾之難孔子比于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
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不
肯死之而君子不以罪平仲者齊莊公不為社稷而
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本朝
執國之政而見君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
不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為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
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魯莫之
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月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此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常山劉氏傳內外大夫出推卿則書國政所寄以重而錄乎舉人衆之辭也

盟邦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諸侯而主天下會
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送主夏

胡氏傳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

盟跡此而為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
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首亂正王法
也齊侯稱爵其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
諸侯安中國而免民于左社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
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穀梁傳遂國也○杜氏註遂在濟北地丘縣

按漢地里志地

丘漢屬泰山郡註云遂鄉故遂國○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

齊人滅遂而成之○何氏曰齊桓行伯不任文德而
尚武力滅人之國書以見其惡○胡氏傳滅國之與
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
人民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

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賤絕而惡已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左氏傳始及齊平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患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賤以著其

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

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辭

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

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書柯之盟其詞無賤則復九世

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深罪

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公羊傳桓會不致信齊侯也

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于是乎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後之管子造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何求乎管子曰請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諾桓公曰然曹子請盟桓公下而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曾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氏傳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眾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于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為賤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魯魯自畏桓故夏使單伯會伐宋○胡氏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鞏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謀伐鄭而欲求寵于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宋人背北杏之會今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會伐者無賤焉故其詞平

秋七月荆入蔡

左氏傳蔡哀侯為莘故絕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入蔡○泰山孫氏曰荆入蔡桓未能救中國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傳宋服故也○杜氏註鄆衛地今東郡鄆城○泰山孫氏曰此桓既服宋會單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于鄆也經以單伯正會為文者凡會盟公或大夫往則皆以魯主會為文春秋魯史故也內不與則曰

某人某人會于某十五年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昭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犇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之類是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傳復會焉齊始霸也劉氏權衛曰非也凡伯者則當主諸侯莫先焉

此年秋伐鄭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九國盟于出之時也自此始為諸侯王矣○襄陵許氏曰始伯在十三年而人

諸侯微之至十四年以宋服會又至是諸侯始以禮會霸體正矣齊桓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眾信莫敢渝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註文姜齊桓公如妹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襄陵許氏曰鄆之會魯侯尚未從桓以其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弗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坊一弛夫人復啟越竟之恣而遂成如莒之姦使人倫失正而風俗相化此先王之興所以貴道謹法而不言利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

公羊作兗

左氏傳諸侯為宋伐郟郟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郟○杜氏註

宋主兵故序齊上○劉氏傳宋其序齊上何王兵者

也諸侯無專征有霸者在焉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主兵也譏也此齊桓之師何以不得為霸者猶未成乎霸也○意林明年會于幽為九合之始始于幽終于淮者九也而皆不以兵車

鄭人侵宋

左氏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氏傳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為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六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

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
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沅疆周官以大司馬九伐之
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曰聲
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而行
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知兵法所
謂奇也

冬十月

春秋卷第五

春秋卷第六

張洽集傳

莊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氏傳諸侯伐鄭宋故也○襄陵許氏曰中國諸侯
宋為大既為之服鄭又為之報鄭宋蓋目是與齊為
一宋親而中國諸侯定矣○杜氏註宋主兵班序上
下以國為次征伐則以主兵為先春秋之常也

秋荆伐鄭

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師氏曰自桓公之立而荆為中國患矣十年敗蔡師十四年又入蔡今復伐鄭而桓不能討聖人詳而書之以累桓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會左氏無會

杜氏註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彊陳侯介於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費河南緄氏縣幽宗地○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盟者有同也同尊周也○劉氏傳同盟者何殷同之盟

也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儀禮覲禮詳矣桓非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程氏傳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杜氏註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公羊作詹下同

左氏傳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杜氏註齊桓公始伯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請齊見執云疏

齊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齊師謝罪齊人執之最貴○齊以鄭不朝責鄭令詹謝齊師罪齊人執之

纂例曰凡執諸侯執大夫皆稱人亂常也○胡氏傳

書齊人以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

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

春秋待齊之意也○劉氏傳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

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其

所為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為使及非

行人者也○襄陵許氏傳宋大鄭小齊桓蓋懷宋以

示德而威鄭以正法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而桓權反之是以為霸道者也至於宋襄執鄭

之虐則桓不為矣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羊作殲

左氏傳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

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

遂也○陸氏纂例啖子曰殲者自滅之義也不言遂

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胡氏傳春秋書此者

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
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遺民能殲
強齊之戍則申胥一同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
秦固有是理足為強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
自立矣○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誣
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以謂
霸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贖也觀桓之興如此
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耶荀子曰桓詐邾襲莒并國
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一
見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傳逃義曰逃○杜氏註詹不能仗節守死以解
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陸氏纂例逃者正
夫之事也○常山劉氏曰詹為鄭卿見執于齊不能
自辯以理取直而歸反如匹夫之逃越來他國斯可
賤也○蘇氏傳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
逃適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胡氏傳
齊桓始霸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
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杜氏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多則為災故以多書○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以有為災則書有或是以無為異則書無冰是也至于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為異惟其多而害五穀則書之矣○呂氏曰麋多為民害君德不明政事不修所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攷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註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泰山孫氏傳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我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胡氏傳為國無武備啟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或纂或纂作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或射人者也孔氏疏云或短

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曰滂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左氏傳為災也○蘇氏傳生于南方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曰滂氣所生也

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盛陰物也
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
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胡氏傳
春秋書物象之應敬人主之慎所感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
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程氏傳鄆之巨室嫁
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
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
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杜氏註結在
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以二君為盟
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
○劉氏權衡曰陳人者陳大夫也○胡氏傳媵淺事
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
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大夫輒與焉是
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

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
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
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便
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
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
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註非父母國而往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
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已
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為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
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稱公
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泰山孫氏曰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胡氏傳十有五
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
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
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穀梁傳其志以甚也○杜氏註來告以火故書○劉氏傳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耳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戎穀梁作戎

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荆後起是故攘中國之患莫宜戎先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畧定蓋自是始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過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前雖寡而實君雖君而實歸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稱伯以其實不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以為厲公也其始終辭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婦人弗目也所故薨不目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註八月乃葬緩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眚公羊作省

泰山孫氏曰肆赦也眚過也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

之辭也○胡氏傳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常山劉

典曰眚災肆赦肆眚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之疑有赦

肆之辭也上廢天計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元辜

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况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患姦宄賊良民其況于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

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惡人幸以免矣故諸葛孔

明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

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

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君配可以言小君也○常山劉氏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常疑夫人之義皆從君者也無非無儀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別謚謂如宋共姬者為得禮恐此不特為私謚著譏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議小君之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

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禦

穀梁傳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熒熒命以視弒○左氏傳陳人殺其太子御寇○劉氏傳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世子以誓為貴貴成而目君其曰陳人殺之者病禦寇也曷為病之禦寇之為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而已矣林而書者知欺則非大夫也君以為世子則非世子也然

子貴嫡而已有可以為世禮子端矣故王不可不重嫡子
 法貴嫡而已有可以為世禮子端矣故王不可不重嫡子
 雖生而異其禮苟未培則不敢名出于此道並行
 而不相悖也其輕重大小義各有施而不可亂此之謂
 禮之 ○泰山孫氏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
 言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
 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也
 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命
 也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
 不得專殺况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小大其御
 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
 矣故孔氏從而錄之以誅其惡觀其稱君稱國稱人

雖書法有輕重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胡氏傳殺而
 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于其君之意而大
 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
 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如鄭殺
 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
 眾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
 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 人人之所得討背叛
 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
 良霄之類是也攷于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
 之輕重自見矣

夏五月

泰山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耳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公羊傳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

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傳高

侯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

昏惡之大也胡氏傳娶者其為心都宜乎此馬變矣

公親如齊納幣則不持賵也

冬公如齊納幣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氏

曰魯往他國納幣皆常事不書一納書者皆譏也他國

來亦如之○趙氏曰昏禮有六一納書者皆譏也他國

吉也春秋獨納書其二以納幣方請期六親迎親迎即舉

重也○泰山孫氏曰按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

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其年三十七歲

始得成昏于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

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常山劉氏曰莊

公於齊義共戴天乃娶仇讎之女奉宗廟母喪未終

復忘哀而圖昏親如齊納幣親如齊逆女不孝之惡

不待賤絕而自見矣○程氏傳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

故不與使也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本與其得使聘

○劉氏傳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昌為氏邑而字

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意林祭非无臣也達于春秋所也

正上下聲樂禮也非禮也此其謂也○胡氏傳祭伯

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

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之計

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左氏傳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

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

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

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外傳曰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

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聞諸侯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祀受事焉不聞諸侯受命焉諸侯祀先○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劉意林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如觀魚不稱內如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姑○常山劉氏傳莊公越境觀雉國之社不待譏而惡自見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杜氏註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啖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代鄭

皆以州舉者惡其猶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成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通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過于穀

劉氏傳穀者何河內之邑也○高郵孫氏曰簡禮而

會之曰遇○呂氏曰公不肖人也初未嘗有怨齊心
公羊柯之盟公謂曹沫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以
公為不能忘齊也者皆里巷雜記妄說也至是以圖
婚於齊納幣觀社與其大夫盟夏與齊侯過于穀冬
又盟于扈君子以魯莊非人也聖人書春秋如此之
詳者以為萬世不肖子之戒於莊公何責焉

蕭叔朝公

穀梁傳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

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其禮也為禮非其處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義猶非其禮也為禮非其物猶非其禮也九月郊五月烝此

之謂非其時蕭叔朝公此之謂非其處祭叔來聘齊侯來獻捷此之謂非其義鄰人年人葛人來朝此之謂非其禮而猶不肅敬之心繫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禮非其禮而猶不肅敬之心繫飾之容君子不受也故也正者也

秋丹桓宮楹

何氏註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駉大夫倉士雞丹楹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註扈鄭地○胡氏傳過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

集傳六
十五
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
娶則非禮也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
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
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
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于父母以為
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
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于桓之六年至是三
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
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
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

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
祀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
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杜氏註刻鏤也楹椽也將逆夫人故為盛飾○左氏
傳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楹皆
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胡氏傳自
丹楹刻楹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
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
御孫知之為大惡而不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後世

詳書于策為後鑒也○穀梁傳天子之楠斲之磬之
加密石焉諸侯之楠斲之磬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
楠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
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楠丹桓宮楹斥言
桓宮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
於齊也胡氏傳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
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
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
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

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
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
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
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于親迎異矣

穀梁胡氏以親迎為恒事諸侯越竟恐不得以為
恒事而畧之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
夫人不俟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也遠滕妾
杜氏云
蓋以孟○泰山孫氏曰公親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
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
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非所以奉先公而

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女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非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于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

罪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杜氏註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左氏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胡氏曰男女無別公子升慶父之亂非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胡氏傳公事曰見私

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
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

大水

呂氏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
人君覲此而知所以戒懼則危亂之禍何從而至哉
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為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杜氏註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

不能自定

蘇氏曰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

○劉氏意林赤

之為言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

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

亂也使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
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眾突赤之
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仇者上失故下
得也

赤歸于曹

杜氏註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劉氏傳
赤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曷為不繫曹貶曷為貶曹非
赤之所可號也則其曰赤歸于曹何易也何易耳易
乎戎也○胡氏傳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

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

郭公

杜氏註蓋經闕誤也○劉氏傳或曰是郭亡也曰胡祇傳有惡惡桓公曰郭子之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也何至于亡其善也郭亡理不能去所以孰亡之蓋齊滅之齊滅之則其曰亡何邪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註女叔陳卿女氏叔字○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

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左氏傳始結陳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杜氏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辛唯正月之朔慝未作六月謂正陽之月周之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權衡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倘夏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蓋識其不鼓于廟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穀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

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磬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回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公羊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註伯姬莊公女○穀梁傳其不言逆何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逆者非知其姓名不登于史冊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于史冊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註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禮失常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之類祈請而已不用牲○疏云天之譴告人君而見異欲令改過修善人君唯當告請而已不當用牲以飲食求免唯早則有祭祭則有牲詩云靡愛斯牲祀祀羣神求禱

禱用牲故祈非日月之肯不鼓陰犯陽為逆故鼓之周禮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教日月亦如是日月食皆有鼓鼓梁所謂充其陽也○程氏遺書日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元陽也故日月之肯皆可鼓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註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公羊無春字

襄陵許氏傳以伐戎致大伐戎也齊魯伐戎而中國崇也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于莊公戎始變渝戎是

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曹殺其大夫

劉氏傳曷為或稱人以殺或稱國以殺或稱人而不名或稱國而不名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稱人以殺者殺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眾殺之也稱國而不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于京師亦非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

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于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蔡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與或奪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殺作公會左氏古本無公字陸氏纂例同

杜氏註宋序齊上主兵○劉氏意林小事也而亂王者之制王者之制固曰諸侯不專征諸侯不專征是以屬之方伯連率今齊以其事小其眾少而因使宋主之是則人自為政與諸侯無霸矣以異物蓋有其變微而其損大者此之類也不可不正也○胡氏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城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氏註洮魯地○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

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陸氏微旨

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年鄭文公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年四年獲成于楚十

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程氏傳同志而盟非率之也○穀梁

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

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

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

伯之所欲而書同盟也凡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

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于勉强

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

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執諸侯皆歸之

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

書同視他盟為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氏註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禮臣既卒不名故

稱字○劉氏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曷為字卒從正

集傳
葬從主人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譏何譏爾君
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
諸侯大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
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呂氏曰凡此
一歲之中公會杞伯姬于洮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杞
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皆為非禮然則治世惟能使
人克已復禮而已使人克已復禮春秋所為作也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
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纂例合禮者悉常事不
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

內女惟兩度歸寧乎蓋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胡氏傳禮父母在歲一歸
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
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
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
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劉氏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其言逆叔姬何自為逆
也大夫非君命不越竟越竟逆女非禮也然則嫁女
於大夫書乎不書不書則此何以書以公之自主之
也諸侯嫁女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之自主之非

禮也意林曰昔虞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
則書不免凡喜無禮義之制則放而不反是以聖人物
為之所防使人益其廢情而始有禮禮然也
不以私意損其廢情而始有禮禮然也
○胡氏傳叔
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
則稱女尊卑之別也

杞伯來朝

杜氏註杞稱伯者蓋為時王所黜○石氏曰杞公爵
也或稱侯或稱伯亦猶滕之或稱子或稱侯皆聖王
不作諸侯自恣朝會不常彼數國者力既不足禮亦
不備或進而侯或黜而伯孔子從而書之以見周衰

禮籍不存高下之爵列由時君之所升黜而王制不
復班次失叙之旨同也杜預謂時王所黜非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註城濮衛地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氏傳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
頹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孫氏曰前年同盟于幽衛侯不至故齊人伐衛衛人
及齊人戰衛不服罪也不地者戰于衛也○公羊傳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至之日也胡氏傳見齊人奉詞是日罪與之戰所以深
 也疾之纂例凡外戰先書被伐之國以及來伐者又戰
 之道以主及客也則不戰凡戰不書及迭為主也如
 初伐晉而退晉復追之○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為
 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
 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
 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
 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
 司寇服刑可也若患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

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
 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
 衛主之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瑄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公羊有邾人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株之
 門眾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
 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穀梁傳其曰荆
 州舉之也善救鄭也○胡氏傳楚子元無故興師陵
 弱暴寡故秋之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

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宗稱人將早師少也

冬築郿公穀並作微

公羊傳造邑也權衡曰築者作邑耳詩云築室百堵百堵皆興藝鼓弗勝非謂城邑也

杜氏註郿魯下邑○胡氏傳不視年之豐凶而輕用

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蘇氏曰是歲未嘗有水旱螟蟲之災而書大無麥禾

劉向曰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沈約宋志言吳孫皓

時嘗有之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竟皆然

連歲不已○杜氏註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而後書也胡氏傳莊公推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之多寡虛實

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于歲杪而書曰○劉氏意林人無麥禾夫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

曰此言為國者之不可以無九年之蓄也三年耕餘

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三九二十七年則餘

九年之食百官之奉賓客之禮不外求而足雖有水

旱如堯湯之久而上下不憂今莊公在位二十八年

矣而麥禾曾不足以待國用所謂寄生之君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

杜氏註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魯語曰魯飢臧文

仲言于公曰夫為四鄰之援國之艱急是為鑄名

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盍以名器請
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飢饉卿出告糴古之制
也辰也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而請之其為
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
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我不如齊非急
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盍去
與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公羊傳告糴
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
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
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國無九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

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六年補收不外求而百姓上
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而百姓上
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詢歲告糴于齊則其情急

○劉氏曰君子之為國也恃已而不恃人貴義而不
貴名臧孫辰告糴于齊此言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
治實之蔽也務農重穀節用而愛人則倉廩實不知
為此事至而憂之何其末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
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節用為罪此王政
之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

何譏爾六年不修○穀梁傳延廡者何法廡也其言
 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
 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
 勤于食則百事廢矣久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
 為已悉矣孫氏曰無麥木而告糴則民飢矣延廡雖
 壞未新可也莊公春新延廡不愛民力若
 此○胡氏傳此屈宜曰所謂時詘舉贏者也○劉氏
 意林曰張瓌問于劉子曰昔僖公修泮宮詩人頌之
 而春秋不書何哉劉子曰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
 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
 書也春秋以制度弼其上為法而詩人所以思厚愛其
 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匪美此其所以異也夫
 春秋之記畧常事簡小事謹大
 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

夏鄭人侵許

許氏曰許以近楚自桓之伯未會諸侯故鄭侵之以
 求好焉蓋自是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

左氏傳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
 記異也惡與之蟲南越所生非中國所有○劉氏意
 林曰鵬鴒不逾濟而蜚非中國之物暫而一
 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虞者中國所有也
 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多言多
 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害故不可
 言多而言災此制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註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
 之○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

能自立異于古公亶父之去矣

城諸及防

杜氏註諸防皆魯邑諸今城陽諸縣今密州諸城縣又有故防城縣

○左氏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

戒事也謂今九月三務始畢或民以土功辰火見而致

用見火者致築作之亢水昏正而裁謂今十月定星昏

而興日至而畢動故南至微陽始○疏云賈逵曰言及

先後之辭劉氏權衡曰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以所

後次第或甚者先之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

辯疑趙氏曰据齊命聞鄭已降故不行耳然疑而無

會齊國鄭至成持

秋七月齊人降鄆

杜氏註鄆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小國

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送以兵威脅使降附○趙氏曰

鄆蓋小國降服而為附庸也○常山劉氏曰齊人降

鄆鄆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鄆降

而曰齊人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弱故

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強扶弱而已高郵孫氏曰鄆

齊魯之師相會圍郕郕人降非郕欲降齊人降之耳
○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劉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

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鄆婦人

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胡氏傳紀侯既卒不

謂東節守義不以故而睽婦道者為後世之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註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

濟蓋魯地○左氏傳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霸

故欲為燕謀難燕國今薊縣○襄陵許氏曰齊桓伐

郕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而與公會城濮而後伐

也衛與公之過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將

齊人伐山戎

杜氏註山戎北狄○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何以知

其非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之矣○胡氏傳其稱人譏伐戎也

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

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

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

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
 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
 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
 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貴以大義不務
 兵交而強楚自服乎觀於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
 柔服遠人之意矣通旨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是聖人取之戎遠地齊桓為燕而伐山戎聖人則貶之于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氏註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

也四方而高曰臺○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厲
 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氏註薛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
 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常山劉氏曰齊
 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
 來獻者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註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

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

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程氏傳一歲三築臺明年

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註小穀魯邑○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

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過于梁丘

杜氏註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左氏傳齊侯為

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

先見于齊侯夏過于梁丘○劉氏傳何以書我接之

也則其先宋何宋主齊也未何以主齊齊遠而宋近

也席則有上下室則有奧作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

小近主遠貴主賤○襄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

遇以其去古為未遠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忠益不足

而文有餘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
 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公疾問後於杖牙對曰
 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
 酖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
 及遠泉而卒立叔孫氏○杜氏註牙慶父同母弟僖
 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公羊傳曷為
 不言刺之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
 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
 過惡奈何莊公病召季子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

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
 夫何敢伐而牙弑鍼成季子和藥而飲之公子牙今
 將爾辭曷為與親殺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
 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
 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
 直誅而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
 親親之道也疏云杜氏釋例曰經書公子慶父伐于
 餘丘而公羊以為慶父叔牙皆莊公母
 弟成計其歲未統軍公羊之說殆非也今推按傳桓
 孟此明證也公疾問後於叔牙同生故以死奉般情
 義相推理○陸氏微旨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
 當然也

夫子書其自卒以示其無譏之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
其專誅之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
為忠于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殺
有罪可殺君
不得罪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
 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註公薨皆書其所詳之
 變○纂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
 幃不飾也詳見隱○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
 不責周公之後奄有魯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

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
 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
 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己未公羊穀

左氏傳初雩講于梁氏梁氏魯大夫女公子觀之

女公子圍人榮自墻外與之戲圍人養馬者以慢言

戲公子魯之家法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

不可鞭榮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

能誅而謂子般之言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次即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榮賊子般于黨氏

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去子卒比其稱子
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
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
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杜氏註子般莊
公太子不書殺諱之也○胡氏傳昔舜不告而娶恐
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
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闕睢大舜不告而娶之義
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
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
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陸氏微旨啖子云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罪也
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又非君逐而去故明書
如齊以見其罪淳聞于師曰齊為伯士而不能討又
許其來惡可知也○劉氏權衡慶父雖弑子般未敢
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立焉其如齊者直告立君也
○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
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
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
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

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兵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永嘉薛氏曰其言如齊何自託于齊也

狄伐邢

杜氏註邢國在廣平襄國縣○襄陵許氏曰春秋戎

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于戎狄又暴於荆當惠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豈復有中國哉

國

傳
仁
子

子

